

附赠小狗有奖珍藏明信片

幸运狗

小狗
巡逻队

树林里有危险……

珍妮·戴尔 著

JENNY DALE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狗
巡逻队

幸运狗

[英] 珍妮·戴尔 著
鲁进 译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MU LU
目录

第一章 谁是塔弗/1

第二章 狗的超感知/16

第三章 老凯普听到狗哨了/31

第四章 河岸上的“鬼火”/41

第五章 水獭一家子/52

第六章 有人来问小黑狗/68

第七章 奇怪的脚印/80

第八章 山上有道门/90

第九章 两个偷猎者/104

第十章 冰屋前的搏斗/115





第一章

谁是塔弗



“今天上学真开心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上午的作业这么有趣！”尼尔·帕克一边说，一边弯腰拂弄着一条小猎犬的两只耳朵。那狗毛皮光滑，在尼尔的腿下吸着鼻子。

尼尔在麦道班克小学就读的这个班级，今天上午来到康普顿城郊的普里奥菲尔德农场。春天的阳光明媚温暖，尼尔拾起一根短树棍举过头顶，看着那条小猎犬朝他热切地摇着尾巴，眼里充满着期待。尼尔把短树棍用力向农场空地那边的两座大仓库间扔去，小猎犬蹦跳着跑去把短树棍衔回来。

不远处尼尔的两个好友克里斯·威尔逊和哈西姆·林登看见了，互相看了看，忍不住发笑。他俩知道只要和狗有关，尼尔就



会做出什么来。尼尔的父母在康普顿国王大街管理着一个养狗场，狗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毫不奇怪，”哈西姆吃吃地笑着说，“把尼尔送到北极，他也能找条狗！”

克里斯也笑着说：“就是到火星上，他也能找条狗！”

“喂，尼尔！”克里斯喊道，“那幅地图你画好了吗？我们要用奶瓶子去给那几个没人照管的小羊羔喂奶。”

“或者去牛棚看那头新泽西小母牛。”哈西姆说，“它站不稳，腿上有黏糊糊的东西，你该去看看。”

“不用急。”尼尔说着，看小猎犬低吼一声扑向短树棍，狠狠地拨弄了一下，又跳回来，准备再来一次，“羊羔和小母牛没事的。你们看这条小猎犬，它真是我们这儿的明星啊！”尼尔轻拍着毛色黄白相间的小猎犬，挠着它粗短的耳朵。

克里斯和哈西姆互相看了看，耸耸肩。看来除了狗，再没有什么能让尼尔感兴趣的了。





农场主哈里·格雷从一间堆满金黄色草料的屋子里走出来，他身材瘦长，一张脸饱经风霜。只见他边走边使劲儿从灰白的头发上扒拉下几根草，古铜色的脸就像他棕色的上衣。他走过来，微笑着对尼尔说：“它叫塔弗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尼尔没听清，一脸惊讶，“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儿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小子。我是说这条小猎犬的名字叫塔弗。它生在一家小酒馆，刚生下来就被扔掉，当时没人指望它能活下来。现在你看，多精神啊！它总是在这附近转悠。”

“是条幸运狗嘛——”尼尔很有兴趣，“它多大了？”

格雷先生刚要回答，一个身穿牛仔服的女人从他们身后的房子里出来，喊着塔弗的名字，朝他们走来。尼尔猜她一定是格雷太太。小猎犬立刻向她跑去，在她的脚下来回蹭着。

“你们是不是和我这个小淘气交上朋友了？家里家外就是它惹我烦，”她说，任小猎犬嬉闹着扯她的裤脚，“而且没有哪条狗



像它这么能吃。我有好几条狗的块头是它的几倍，可都没它吃得多。”

“不错，但它是农场最棒的狗，”格雷先生说，“比得上任何一条高大的牧羊犬，还能制服所有的坏家伙。”

“它肯定行，你看它跑得多快啊！”尼尔又一次扔出短树棍，塔弗又追了过去。

格雷太太赞同地看着尼尔说：“看来你对狗很内行。”

克里斯和哈西姆听了哈哈大笑起来。

格雷先生和他的太太一脸茫然，搞不清他俩笑什么。

“尼尔的爸妈就是管理国王大街养狗场的，”哈西姆解释道，“人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就把狗寄养在那里。他们还有一个流浪狗救援中心，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狗，包括迷路的狗，还帮它们找到新家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格雷先生感兴趣地点点头，“这么轻易地就知道了一个好地方，能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一条能干的好狗。瞧，孩子们，你们的老师来了。”

哈姆利先生来到他们中间，彻头彻尾



一副乡间绅士的打扮——结实耐穿的靴子，上光的夹克，尖尖的帽子。“你真好啊，格雷先生，同意让我们五十个十一岁的孩子跑到你的农场里做功课。”他说着，怀疑地看着尼尔和他的两个朋友，“尼尔，我布置的作业是画一幅农场的地图，你完成了吗？”

尼尔递上才完成一半的草图，窘得脸有点儿发红。图上画着农场的房屋、周围的田地，还标明了某些牧场和树林的位置，但是没有一一标明这些地方具体是做什么用的，河流根本就没有。

“唔，”哈姆利先生咕哝了一声，挠挠自己的下巴，“算不上杰作吧，尼尔？是什么让你分心了？是狗吗？”

“噢，先生，”尼尔带着歉意说，“我只是和塔弗打声招呼。我……”他停下来四处望望，看小猎犬哪里去了。“塔弗呢？”尼尔着急地问，扫视着最近的那片绿野，根本就看不到小猎犬的影子。

“塔弗？谁是塔弗？”哈姆利先生严厉地问。

“塔弗就是格雷先生的小猎犬啊。你听，

是不是它在叫？”

大家认真一听，果然，持续急迫的狗叫声从农场那边的什么地方传来。

“对的，孩子，”格雷先生说，“像是塔弗在叫。出事了！”他大步穿过篱笆门，向叫声跑去。尼尔不等老师允许，也跟着格雷先生冲了出去。

声音来自一片隆起的崎岖不平的草地后面，这片草地一直向下延伸到河边。到底是什么让塔弗这么拼命地叫呢？尼尔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费劲地跑着，什么也顾不得想了。哈姆利先生、克里斯和哈西姆都跟在他的后面。

“它在那！”尼尔嚷道，指着草地一侧一道茂密的山楂树篱。只见塔弗边叫边来回奔跑，露出满嘴的牙齿。

快到了，格雷先生加快速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一回，这一回真的有事，我要抓住他，看他到底是谁。”

尼尔刚想问格雷先生怎么办，又一种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在树篱边站住了，因为他听到树篱里面传来低沉而又痛苦的



悲鸣。

“别碰任何东西！”一只有力的大手按住了尼尔，是格雷先生。“让我来。”他趴下朝里面仔细看去，“是老伙计米克！”

几乎是隐藏在树篱中，一条矮壮的粗毛混种狗很不安地伏在那儿，全身打颤，挣扎着要站起来。它身材比塔弗大，毛发也更粗密。只见它正拼命地要挣脱什么东西，但那东西牢牢地夹住了它的一条腿。尼尔瞥见那东西亮闪闪的像金属丝，嵌在这条狗浓密的毛皮内。

格雷先生神色凝重，愤怒而又心痛。他蹲伏在那里察看着，尼尔问：“它的腿上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种套索。”格雷先生的声音颤抖着。他拨开干草，露出可怕的套索机关。“它中了圈套——我就知道会有这种事发生。好啦，米克，放松些。”格雷先生抚摸着它，竭力安慰着。然后扭过头，对尼尔说：“我知道怎么办了。你能抱着它的头让它安静下来吗？我设法解开套索。它一般不会咬人的，但是要小心，因为它受到了惊吓，而你又是一个生人。”







尼尔很乐意帮忙。他跪在米克的头边，紧紧地抱着它，温和地和它说着话，格雷先生开始细心地解开它右后腿上的铜丝套。塔弗不再叫了，呆在旁边注视着他们忙活。看来解救米克是个精细活，要非常小心才不至于增加米克的痛苦。铜丝已深深地嵌入米克的腿中，毛发上血迹斑斑。哈姆利先生、克里斯和哈西姆站在他们身后，谁也不说话，看着格雷先生聚精会神地解救受伤的米克。

“好啦，米克，解开了。”格雷先生终于站起身，板着脸看着手中闪亮的铜丝，“起来吧，孩子。”米克挣扎着站起来，但立刻又蹲坐在地上，轻轻地舔着疼痛的伤口。

“这样的玩意儿能致命啊！”格雷先生举起套索，大家都看到了勒住米克后腿的那部分。

“这就是套索啊？”哈姆利先生仔细端详着。

“是啊，本来用它套兔子的。”格雷先生说，“兔子沿着篱笆跑，会被套住，而且越拉越紧，不能动弹，只好乖乖地等下套索的



人来取它回去做成美味。”

“真可怕！”克里斯声音压抑地说。

“是啊！更不幸的是，其他动物顺着篱笆跑时也能给套住。这是个残忍的、不会区别对象的东西。这段时间树林里来了不怀好意的偷猎者，但一直没有像这次离农场这么近。

米克再次挣扎着站起来，尼尔疑惑地问：“会是谁呢？”

“我要是知道的话，警察老早就把他抓起来了。”格雷先生说，“偷猎者一直在干这种骇人听闻的事，这些日子我有几头羊被套住了。而且套住的动物越惊慌就越挣扎，越挣扎就套得越牢，可怜的米克就是这样。”

尼尔轻轻地帮助米克站了起来，格雷先生小心地把它抱在怀里，好让它的腿不再碰上任何东西。几个人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。

“可怜的米克，它会好吗？”哈西姆关切地问。

格雷先生摇摇头：“我不指望它完全还



原。这狗上年纪了，没有以前敏捷，干活的日子快过去了，农场里已经用不上它，也许只能当做宠物养了。”

“看上去它的伤不严重。”尼尔说。

“这几年它是塔弗的搭档。”格雷先生解释道，“它俩是个很好的组合，把羊群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而且快速、敏捷又勤快。我还利用它俩捉地里的老鼠呢。”

“呀，捉老鼠！”哈西姆扭了一下身体。

格雷先生挤出一丝笑容说：“你是在农场，孩子，这儿不能讲究。老鼠是坏东西，我们不能让它们在粮仓里吃这吃那，传播疾病，所以我们才专门养了这对小巧、敏捷的狗。”

“哇，那么塔弗是很辛苦的喽？”克里斯说。

“这么说吧——通常是塔弗把老鼠从躲藏的地方赶出来。它钻进草垛里，而米克在外面守候着，等老鼠跑出来。”

“老鼠感到很痛吗？”尼尔问。他受不了动物受伤害，哪怕是老鼠。

“它们根本就感觉不到痛苦，”格雷

先生打消了他的疑虑，“狗一扑上去，老鼠就死了。”

“现在偷猎者把这对最佳组合拆开了，”尼尔说，“可怜的塔弗，希望没有好朋友帮助，它也干得很好。”他弯腰拍了一下塔弗，挠挠它的下巴。

“我以为只有大种植园才有偷猎者。”哈姆利先生说。

“偷猎者似乎无所谓这些。”格雷先生说，“这儿，顺着山路，有这么多的树林和动物，正是他偷猎的好地方。”

“你说过他一直在搞破坏。格雷先生，他在破坏什么？”尼尔问。

“沿河稍远处有片树林，是明文保护的地方，人们辛辛苦苦地把它建成野生动物的乐园——现在它有了一些特色，甚至还有一座冰屋。”

克里斯有些困惑，正要问冰屋是什么，格雷先生继续说：“他也去过那儿，这个偷猎者，也许是去打野鸡。那儿到处都有他留下的子弹壳。”

“我早上带学生到附近认识不同的树



种，”哈姆利先生说，“发现许多树苗断了，也会是他干的吗？”

“应该是他！他到处乱闯，才不在乎踩到的是什么呢。栅栏和篱笆也拦不住他，我们总是不得不修这补那，老这样我真是付不起工钱。我们有很多活，得花很多钱呢。”

“现在又有这样的事。”尼尔看着米克静静地躺在农场主的怀里，伤感地说。

“是啊，这种事最糟糕啦！以前从没有发现离农场这么近的套索，现在他想在树林里捞到更多的收获，越来越大胆了。”

回到农场，哈姆利先生推开篱笆门让大家进去。格雷先生没再说话，直接找当地的兽医去了。哈姆利先生注意到尼尔担心的神情，而且他的眼睛一直跟着格雷先生，直到格雷先生从视野中消失。“喂，尼尔，别担心了，格雷先生会给米克最好的照顾的。我把大家都叫来，然后我们坐巴士回去。”

克里斯和哈西姆看着老师消失在农场的房屋中，然后扭头看好朋友尼尔。只见尼尔斜靠在门上，审视着他们刚走过的农场那边的树林和河流。